



27种鸟类“稀客”

本报记者 冯维静

造访城市副中心

近10年野外有效记录319种鸟类

春江水暖鸭先知。春节刚过，在大运河森林公园水面上，大批绿头鸭迎着立春的暖阳展翅飞翔。它们时而翩翩起舞，时而将头潜入水中觅食，嬉戏玩耍，怡然自得。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吸引了大量野生鸟类来此栖息聚集。

去年10月下旬，观鸟爱好者王乃珉惊喜地发现一只卷羽鹈鹕出现在潮白河水域，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身影让他兴奋不已。“要知道，大部分情况下，卷羽鹈鹕的迁徙路线是沿着城市郊区的水域，出现在城市建成区的情况少之又少。”

在去年底公布的年报上，和卷羽鹈鹕一道出现在城市副中心“新鸟榜”上的稀客还有不少，包括斑背大尾莺、乌雕、西方秧鸡、小杓鹬等27种。王乃珉说，每一种鸟的发现都不易。卷羽鹈鹕是喜欢生活

在大水面、人为干扰少、生态环境优越的“乐土”，因此它的出现常常被认为是栖息地生态环境改善的有力证据；乌雕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般活跃于低山丘陵，也出现在河流、湖泊和沼泽地带的疏林。

这些年，来城市副中心“串门儿”的稀客不只是卷羽鹈鹕。在资深观鸟者郝建国整理的一份通州区鸟类名录里，通州区近10年的野外有效记录达319种（主目录），2010年以前的野外记录22种加起来达到341种。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张家湾公园、马驹桥湿地等一大批绿色空间，成为了鸟儿的天堂，中华秋沙鸭、白尾海雕、大鸨、黑鹳等珍稀鸟类造访副中心，其中大鸨已经连续6年来此越冬，每年从10月份逗留到第二年的3月，足足过完了整个冬季。

郝建国，通州人，自幼喜欢动物，迷上观鸟后到处跑，是圈里公认最勤快的“北京鸟人”之一。郝建国现在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一员，该协会参与了多项副中心区域内的相关调查研究工作。“粗略统计，通州境内未记录但在周边区域有记录或相同生境、迁徙通道上极大可能出现的鸟种有四五十种，而这些种类还有待我们去观察和记录。理论上，通州区一个区范围内的鸟种记录可能会接近400种，这几乎达到其他地区一个城市的记录。”他认为，仅从这一点来看，通州区以鸟类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有着极高的生态价值。同时，爱鸟会也计划开展更多方面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分析、统计等，协助有关部门规划发展、制定保护措施等。

城市里的“自然野生乐园”

“尽可能多留住一些城市自然之地，它们很重要。”郝建国和爱鸟会同伴们经过多年对鸟类生存环境的观察，发现城市自然空间对鸟类及其它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

“大家一般会觉得环境好了就能‘长’出鸟，但有时并不总是这么顺利。”郝建国解释，城市自然是一个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城市生态系统空间格局……共同组成一套神奇的自然科学体系。

采访中，他向记者讲起台湖附近的一片原生态“野生野生动物乐园”。在台湖镇东部有一片开阔“野”，它被高楼林立、车辆如梭、繁华喧闹的都市包围，却保持着相对初始的原野状态，与“市”无争。纵横的沟渠通过农田、草地、林地，将这些区域相互连接，凉水河在区域南边蜿蜒穿过，靠近河流的位置有3个天然形成的池塘。这样的区域很自然的成为鸟类天堂。

“2015-2016年，是这片区域鸟况最好的两年。”他用一组数据来证明这个“野生自然角落”当年的繁华程度。2015年，他共记录到鸟类264种，占通州近年鸟类记录的84%。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6种，分别是黑鹳、猎隼、大鸨、遗鸥、黄胸鹀、乌雕；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44种。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自在娇莺恰恰啼”，在这片城市“野”，他的镜头里满是诗意。圆尾斗鱼在池塘繁殖，蝎蟾在水草上静待猎物；池塘岸边，饱餐一顿的虎斑颈槽蛇悠闲地晒着太阳；东方大苇莺与黄苇莺是一对好

邻居，它们把巢筑在芦苇里，小蝗莺与矛斑蝗莺隐密其中；戴胜则把巢筑在翠鸟巢附近的柳树枝洞内；戴胜巢下腐烂的倒木中发现了伪蝎，这是一种有趣的节肢动物，体型十分袖珍；池塘北侧的树林，春季迁徙时雀形目鸟类丰富，歌鸲、厚嘴苇莺、巨嘴柳莺、褐柳莺穿梭于灌木与树枝篱笆间，各种鸻类与树鸭不时从林下草丛里蹦出；树林西北侧枯萎的野草里，雄鸡白天喜欢藏身高草，鹤鹑偶尔发出鸣唱；过境的红尾伯劳与东亚石鹀喜欢立在枝头；沟渠里清澈的水面上，鸳鸯和绿头鸭都在这里谈情说爱，养育儿女……

“城市里总会有一些或大或小的荒芜之地，有人称它为野地，有人称它为原野，但准确来讲，更应该称它为自然。”郝建国说，在这片自然形成的“野生乐园”，有水源、有树林、有荒地，更重要的是还有农田、草籽种子也是鸟类最爱的口粮，农田里的老鼠等小型生物也成为一些动物的食物来源，自然形成生态循环。

与“野生自然角落”里动物热闹聚集的情况不同的是，一些人工公园并没有完全达到人们想象的吸引野生动物来做客的效果。公园标配一般会水系、池塘，有些还会在水边种上芦苇等，园内种植高树、灌木。但在这些地方，鸟类却明显比野地要少。

公益环保组织猫盟CFCA发起人之一宋大昭也同意郝建国的想法，“大鸨会来栖息，刺猬会来饮水，山斑鸠会来筑窝，在我们认知里的‘破荒地’有时更吸引野生动物。据我们观察，主要是那里有充足的口粮，有

沟渠与池塘，且少人打扰。”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认识到城市自然对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并愿意尽可能多留住一些城市的自然之美。

当然，他们通过观察调查也发现，鸟类等动物也在不断适应人类环境，不过更受它们欢迎、生活更“便利”的还是城市里的野生角落。宋大昭举例说，2019年开始，他们参与了通州区长耳鸮的调查和保护工作。观察发现，有些长耳鸮每年冬季来到通州区都会选择在城市公园中栖息，但同时也到附近的河边、荒地和公园里觅食，直到春节以后才陆续离开。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中华秋沙鸭、白尾海雕、大鸨、东方白鹳等也都曾出现在通州区，它们的栖息地已不再远离人类，而是尝试适应人类改造后的环境。但随着农田和荒地的消失，还是对鸟类栖息带来影响。“我们曾观察过台湖镇附近一片荒地的长耳鸮，它们几年前喜欢在村边的一片油松林里生活。但后来再去，那片林子已经变成了楼房。”宋大昭说。

目前，猫盟CFCA也计划发动志愿者和爱好者，共同开展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鸟类、两栖爬行类、猛禽猎物等目标类群的调查、识别和评估栖息地情况。用记录和数据绘就一幅生态景观素描，并就栖息地利用和改造、人为影响控制等因素提出合理建议，参与生境优化。在此基础上，制作调查评估报告，并开展生物多样性科普活动及推进一些保护项目。

为野生动物提供更多繁衍栖息空间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全市及副中心也在不断努力。

2020年，《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所有野生动物都被纳入保护中，并突出“管理”二字，进一步限制了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为生物多样性保驾护航。

立法保护动物栖息地的同时，本市园林绿化部门也关注到野生动物“吃喝住行”的各方面需求。包括在巢址建设食地，在植树造林时更加注重动物福利，比如考虑小动物栖息繁衍需求，大量栽种食源、蜜源植物等。建水质洁净的饮水平台，或者林间预留洼地蓄积雨水方便小动物饮水。在巢址附近堆放枯枝、羽毛提供筑巢材料，悬挂人工巢箱，以及建设开阔的起飞、滑翔地等。这也是诸多珍稀鸟不断造访京城的原因所在。

通州区也设有一个市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点，位于大运河森林公园内。近几年，这里观测并记录到的野生鸟类有200多种。大运河森林公园绿化养护人员魏多介绍，公园在前期规划和后期日常维护中都考虑到了鸟类的生存栖息因素，“在选择树种时增加了鸟类食源树种的配比，特别是山楂、桑树、海棠、金银木、圆柏等结果的树种，为鸟类提供充足的食物资源；另外还安装了巢箱吸引鸟类安家。公园内路灯的明暗度调控都是因鸟而定的。”

区园林绿化局森林资源管理科科长姜新福介绍，长期以来，我国在鸟类集群活动区和候鸟越冬地、繁殖地及迁徙停歇地，建立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点、鸟类环志站等各类保护机

构，确保绝大多数鸟类重要栖息地和迁徙停歇地得到有效保护，鸟类生存环境逐步得到优化。

“通州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姜新福说，目前，通州区共设立了4个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23家监测单位，每日对辖区重点点位进行巡查并上报监测情况。《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十四五”期间，副中心将打造国家绿色展示示范区，建设森林城市，持续完善“一心、一环、两带、两区”的城市绿色空间格局，未来还将加大湿地的提升改造力度，为市民提供休闲好去处，为鸟类等野生动物提供更多繁衍栖息的空间。

27种鸟类“稀客”

- 1 东方鸽
- 2 白腰杓鹬
- 3 欧亚鸻
- 4 苍头燕雀
- 5 渔鸥
- 6 斑头雁
- 7 灰斑鸽
- 8 普通燕鸥
- 9 小杓鹬
- 10 灰尾漂鹬
- 11 小滨鹬
- 12 遗鸥
- 13 白喉针尾雨燕
- 14 淡脚柳莺
- 15 云南柳莺
- 16 中华短翅莺
- 17 灰背鸫
- 18 鸨姬鹀
- 19 灰纹鹀
- 20 方尾鹁
- 21 粉红胸鹀
- 22 红嘴蓝鹊
- 23 斑背大尾莺
- 24 短趾雕
- 25 卷羽鹈鹕
- 26 乌雕
- 27 西方秧鸡



灰尾漂鹬



池塘



乌雕



东方鸽



普通秋沙鸭



白额雁



牛背鹭



牛背鹭